

资治通鉴

著
司马光



家庭書架『第一輯』書目

三国演义
红楼梦
西游记
水浒传
唐诗·宋词·元曲

孙子兵法·三十六计
三字经·百家姓·千字文·千家诗·弟子规
老子·庄子
四书·五经
白话聊斋

全本周易
中国上下五千年
世界上下五千年
史记
资治通鉴

唐宋八大家散文
论语
诗经
三言二拍
左传·吕氏春秋·战国策



责任编辑：马祝恺
装帧设计：刘畅 李亚欧

 唐码书业
www.langmark.com

资治通鉴

司马光 著



北京出版
社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资治通鉴 / (宋)司马光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2006

(家庭书架·传世经典读库)

ISBN 7-200-06502-1

I. 资... II. 司... III. 中国-古代史-编年体 IV. 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8743 号

全案策划



唐码书业 (北京) 有限公司

TANGMARK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CO., LTD. (BEIJING)

WWW.TANGMARK.COM

责任编辑 马祝恺

封面设计 刘畅

版式设计 李亚欧

资治通鉴

司马光著



出版 /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北 京 出 版 社

地址 / 北京·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编 / 100011

网址 / www.bph.com.cn

发行 /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印制 / 北京正道印刷厂

版次 /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张 / 24

字数 / 787 千字

印数 / 20,001—30,000 册

书号 / ISBN 7-200-06502-1

定价 / 19.90 元



前言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，由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 19 年编辑而成，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“第一必读治国教材”，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。

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（现属山西）人，进士出身，学识渊博，精通历史。他因感慨历代史籍浩繁，学者难以遍览，故选取重要的历史事实按年代顺序编写，写成八卷。后来，宋英宗命设立编书局继续编写，于是在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的协助下，他查证考据，精练语言，修改润色，最终写成定稿。书成后，宋神宗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意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即吸收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，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。

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 403），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（959），共跨越 1362 年的历史。其篇章也十分浩瀚，共分 294 卷，300 多万字，另有《目录》30 卷，《考异》30 卷。编写结构上以年月为经，史实为纬，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，用追叙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，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。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，兼及经济、文化、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。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，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，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。

整部书体大思精，网罗繁复，除依据十七史外，还参读了野史、文集、谱牒、家传、行状、小说等各种史料 320 余种。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，遇年月、事迹有歧异处，则加以考订，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，以为《考异》，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。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 97 篇，又以“臣光曰”的形式撰写了史论 118 篇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、历史观点。全书文字简明扼要，生动流畅，朴质精炼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，历来与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。这些特点都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以来，被奉为金科玉律、无上宝典，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骚客、各界要人乃至普通百姓争读不已，点评批注者更是不胜枚举。今天，它依然对人们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，是经商管理、为官从政者的案头必备之典籍。

目录

战国争雄

三国分晋(卷一○周纪一)	8
桂陵之战(卷二○周纪二)	17
六国合纵(卷三○周纪三)	18
鸡鸣狗盗(卷三○周纪三)	20
白马非马(卷三○周纪三)	21
渑池之会(卷四○周纪四)	22
田单封君(卷四○周纪四)	23
奇货可居(卷五○周纪五)	26

天下一统

范雎罢相(卷六○秦纪一)	29
蒙骜伐魏(卷六○秦纪一)	31
郑国修渠(卷六○秦纪一)	32
韩非使秦(卷七○秦纪二)	33
荆轲刺秦(卷六○秦纪一)	34
初并天下(卷七○秦纪二)	37
嬴政之死(卷七○秦纪二)	39
斩蛇起义(卷七○秦纪二)	42
赵高弑主(卷八○秦纪三)	43

楚汉相争

约法三章(卷九○汉纪一)	46
项庄舞剑(卷九○汉纪一)	48
西楚霸王(卷九○汉纪一)	52
韩信拜将(卷九○汉纪一)	55
半壁江山(卷十○汉纪二)	58



垓下悲歌(卷十一○汉纪三)	64
---------------	----

兔死狗烹(卷十一○汉纪三)	67
---------------	----

大汉天下

吕后弄权(卷十二○汉纪四)	72
匈奴和亲(卷十二○汉纪四)	73
南越谢罪(卷十三○汉纪五)	74
廷尉判刑(卷十四○汉纪六)	75
晁错进言(卷十五○汉纪七)	77
细柳屯兵(卷十五○汉纪七)	80
文帝之治(卷十五○汉纪七)	81
七国之乱(卷十六○汉纪八)	82
出行轶事(卷十七○汉纪九)	89
武帝崇仙(卷十八○汉纪十)	90
张骞之识(卷十九○汉纪十一)	91
南征西进(卷二十○汉纪十二)	93
泰山祭祀(卷二十一○汉纪十三)	95
霍光辅政(卷二十二○汉纪十四)	96
燕王谋叛(卷二十三○汉纪十五)	98
宣帝贤明(卷二十四○汉纪十六)	99
渤海治乱(卷二十五○汉纪十七)	100
公主还朝(卷二十六○汉纪十八)	101
四海臣服(卷二十七○汉纪十九)	102
婕妤护驾(卷二十九○汉纪二十一)	103
成帝好色(卷三十○汉纪二十二)	104
飞燕身轻(卷三十一○汉纪二十三)	105

目录

二王来朝(卷三十二○汉纪二十四) 109

王莽篡权(卷三十五~三十七○汉纪二十七~二十九) 110

改革币制(卷三十七○汉纪二十九) 119

光武中兴(卷三十八~三十九○汉纪三十~三十一) 120

董宣强项(卷四十三○汉纪三十五) 133

佛教始传(卷四十五○汉纪三十) 135

外戚干政(卷四十八○汉纪四十) 136

班超归汉(卷四十八○汉纪四十) 137

张衡上疏(卷五十二○汉纪四十四) 139

母仪天下(卷五十二○汉纪四十四) 141

党锢之乱(卷五十五~五十七○汉纪四十七~四十九) 142

买官鬻爵(卷五十七○汉纪四十九) 148

张角起义(卷五十八○汉纪五十) 149

汉室气衰(卷五十九○汉纪五十一) 150

三国鼎立

四方伐卓(卷六十○汉纪五十二) 153

官渡之战(卷六十三○汉纪五十五) 154

卧龙出世(卷六十五○汉纪五十七) 164

孙刘结盟(卷六十五○汉纪五十七) 166

赤壁鏖战(卷六十五○汉纪五十七) 168

刘备入蜀(卷六十七○汉纪五十九) 170

煮豆燃箕(卷六十八○汉纪六十) 172

汉中称王(卷六十八○汉纪六十) 174

水淹庞德(卷六十八○汉纪六十) 176

吴下阿蒙(卷六十八○汉纪六十) 177



败走麦城(卷六十八○汉纪六十) 179

孙权降曹(卷六十九○魏纪一) 182

平定南中(卷七十○魏纪二) 183

六出祁山(卷七十一○魏纪三) 184

智星陨落(卷七十二○魏纪四) 188

假痴不癫(卷七十五○魏纪七) 189

假刀杀帝(卷七十七○魏纪九) 192

竹林七贤(卷七十八○魏纪十) 194

吴主荒淫(卷八十○晋纪二) 196

三国归晋(卷八十一○晋纪三) 197

南北对峙

闻鸡起舞(卷八十八○晋纪十) 204

王敦谋篡(卷九十二○晋纪十四) 205

桓温清谈(卷九十七○晋纪十九) 206

东山再起(一百零一卷○晋纪二十三) 207

淝水之战(卷一百零五○晋纪二十七) 208

魏主纳谏(卷一百一十九○宋纪一) 212

尊道毁佛(卷一百二十四○宋纪六) 213

魏孝文帝(卷一百三十三○宋纪十五) 214

范缜无佛(卷一百三十六○齐纪二) 215

江左风流(卷一百三十六○齐纪二) 217

孝文改革(卷一百三十六○齐纪二) 218

降将北归(卷一百五十七○梁纪十三) 220

荀济焚身(卷一百六十○梁纪十六) 221

无愁天子(卷一百七十二○陈纪六) 224

目 录

高祖伐齐(卷一百七十二○陈纪六) 226

淫逸误国(卷一百七十六○陈纪十) 228

一统归隋(卷一百七十七○隋纪一) 231

隋唐盛世

乐师预言(卷一百七十八○隋纪二) 238

杨广夺宠(卷一百七十九○隋纪三) 239

炀帝奢靡(卷一百八十○隋纪四) 241

东征高丽(卷一百八十一○隋纪五) 243

牛角挂书(卷一百八十二○隋纪六) 247

李渊兴兵(卷一百八十三○隋纪七) 249

苟且偷安(卷一百八十五○唐纪一) 250

深宫暗斗(卷一百九十○唐纪六) 252

玄武之变(卷一百九十一○唐纪七) 254

魏征进谏(卷一百九十二○唐纪八) 261

房谋杜断(卷一百九十三○唐纪九) 263

内助之贤(卷一百九十四○唐纪十) 264

明主善察(卷一百九十五○唐纪十一) 266

文成人蕃(卷一百九十六○唐纪十二) 267

太宗驾崩(卷一百九十九○唐纪十五) 268

后宫之争(卷一百九十九○唐纪十五) 2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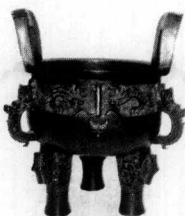
二圣临朝(卷二百零一○唐纪十七) 270

凤鸣朝阳(卷二百零三○唐纪十九) 271

武氏专权(卷二百零四○唐纪二十) 272

整顿吏治(卷二百零五○唐纪二十一) 273

国老荐才(卷二百零七○唐纪二十三) 275



太平公主(卷二百零九○唐纪二十五) 277

玄宗掌权(卷二百一十○唐纪二十六) 278

二相治国(卷二百一十一○唐纪二十七) 280

宦官得宠(卷二百一十三○唐纪二十九) 281

贵妃宠侍(卷二百一十五○唐纪三十一) 283

玄宗塞听(卷二百一十七○唐纪三十三) 285

禄山叛乱(卷二百一十八○唐纪三十四) 287

颜公忠节(卷二百二十○唐纪三十六) 303

刘晏冤死(卷二百二十六○唐纪四十二) 304

讨伐淮西(卷二百三十九○唐纪五十五) 308

南诏请和(卷二百五十三○唐纪六十九) 313

冲天将军(卷二百五十三○唐纪六十九) 314

黄巢兵败(卷二百五十六○唐纪七十二) 315

举国混战(卷二百六十二○唐纪七十八) 316

五代十国

梁晋之争(卷二百七十一○后梁纪六) 327

后唐当立(卷二百七十二○后唐纪一) 328

石郎造反(卷二百八十○后晋纪一) 341

死战契丹(卷二百八十四○后晋纪五) 357

朝中内讧(卷二百八十九○后汉纪四) 361

后周太祖(卷二百九十○后周纪一) 367

北抗契丹(卷二百九十二○后周纪三) 372

南征淮水(卷二百九十二○后周纪三) 374

世宗归天(卷二百九十四○后周纪五) 379



战国争雄

[illegible]

越王勾践伐吴，大败吴军，夫差求和，勾践不许，夫差自杀，吴国灭亡。周元王封勾践为伯，遂成为霸主。

前473年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三国分晋(卷一◎周纪一)

【原文】

威烈王二十三年(戊寅,公元前403年)

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臣光曰: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,礼莫大于分,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?纪纲是也。何谓分?君、臣是也。何谓名?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

夫以四海之广,兆民之众,受制于一人,虽有绝伦之力,高世之智,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,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!是故天子统三公,三公率诸侯,诸侯制卿大夫,卿大夫治士庶人。贵以临贱,贱以承贵。上之使下,犹心腹之运手足,根本之制支叶;下之事上,犹手足之卫心腹,支叶之庇本根。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。故曰: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。

【译文】

威烈王二十三年(戊寅,公元前403年)

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国君。

臣司马光说: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,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,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。什么是礼教?就是法纪。什么是地位?就是君臣有别。什么是名分?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等官爵。

四海之广,亿民之众,都受制于天子一人。尽管是才能超群、智慧绝伦的人,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,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!所以,天子统率三公,三公督率诸侯国君,诸侯国君节制卿、大夫官员,卿、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。权贵支配贱民,贱民服从权贵。上层指挥下层,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,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;下层服侍上层,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,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。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,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。所以说: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。

【原文】

文王序《易》,以乾、坤为首。孔子系之曰: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。”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秋》抑诸侯,尊王室,王人虽微,序于诸侯之上,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,未尝不惓惓也。非有桀、纣之暴,汤、武之仁,人归之,天命之,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纣,则成汤配天矣;以季札而君吴,则太伯血食矣。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,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。故曰:礼莫大于分也。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演译《易经》,以乾、坤为首。孔子解释说:“天尊贵,地卑微,阳阴于是确定。由低至高排列有序,贵贱也就各得其位。”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换。《春秋》一

前403年

韩、赵、魏三家被周王立为诸侯，史称“三家分晋”。魏用李悝、翟璜为相，用西门豹治邺，遂成三晋中最强。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书贬低诸侯，尊崇周王室，尽管周王室的权力微弱，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，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是非常恳切的。如果不是夏桀、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，对手又遇上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，使人民归心、上天赐命的话，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节，矢死不渝。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，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；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，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。然而微子、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，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。所以说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。

【原文】

夫礼，辨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，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；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名器既亡，则礼安得独在哉！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，辞邑而请繁缨，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。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；政亡则国家从之。卫君待孔子而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。夫繁缨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细务也，而孔子先之；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。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，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则竭力而未能及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《书》曰：“一日二日万几，”谓此类也。故曰：分莫大于名也。

【译文】

所谓礼教，在于分辨贵贱，排比亲疏，裁决万物，处理日常事物。没有一定的名位，就不能显扬；没有器物，就不能表现。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，用器物来分别标志，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，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。如果名位、器物都没有了，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！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，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，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，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。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授与他人，这是君王的取权象征。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，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。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，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，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。马饰，是一种小器物，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；正名位，是一件小事情，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。这些就是因为名位、器物一紊乱，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。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，圣贤考虑久远，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；常人见识短浅，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。矫正初起的小错，用力小而收效大；挽救已明显的大害，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。《易经》说：“行于霜上，知严寒冰冻将至。”《尚书》说：“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。”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。所以说：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。

【原文】

呜呼！幽、厉失德，周道日衰。纲纪散坏，下陵上替，诸侯专征，大夫擅政，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。然文、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，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隧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！”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、莒，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、楚、齐、秦之强不敢加者，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于季氏之于鲁，田常之于齐，白公之于楚，智伯之于晋，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，然而卒不敢者，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？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。今晋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

009

资治通鉴

前475—前256

魏国李悝实行变法,选贤任能,制定《法经》,使魏国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。

前400年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晋国,天子既不能讨,又宠秩之,使列于诸侯,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!

【译文】

呜呼!周幽王、周厉王丧失君德,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。礼纪朝纲土崩瓦解,下欺凌、上衰败,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,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,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。然而周文王、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,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,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随葬礼制,周襄王没有准许,说:“随葬是为了彰显王者异于诸侯。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,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。不然的话,叔父您有地,愿意随葬,又何必请示我呢?”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。因此,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、滕国大,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、莒国多,然而经过几百年,仍然是天下的宗主,即使是晋、楚、齐、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,这是为什么呢?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。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、齐国的田常、楚国的白公胜、晋国的智伯,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,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,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?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、僭犯身份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。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,瓜分了晋国,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,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,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,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住而全部放弃了。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!

【原文】

或者以为当是之时,周室微弱,三晋强盛,虽欲勿许,其可得乎?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,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,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,则为悖逆之臣,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,必奉礼义而征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,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,谁得而讨之?故三晋之列于诸侯,非三晋之坏礼,乃天子自坏之也。

呜呼!君臣之礼既坏矣,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,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,社稷无不泯绝,生民之类糜烂几尽,岂不哀哉!

【译文】

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,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,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,又怎么能做得到的呢?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晋国三家虽然强悍,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,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,而是去自立为君了。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,那就是叛逆之臣,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,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。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,天子又批准了。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,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?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,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,正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!

呜呼!君臣之间的礼仪既然崩坏,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、武力互相争雄,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以及江山相继沦亡,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,岂不哀伤!

【原文】

初,智宣子将以瑶为后。智果曰:“不如宵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,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鬣长大则

前390年.....

墨翟卒。墨子为墨家学派创始人，墨学与儒学曾并称“显学”。墨学后人辑录墨翟及弟子言行，著成《墨子》。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慧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，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，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。

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。将置后，不知所立，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，以授二子曰：“谨识之。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辞；求其简，已失之矣。问无恤，诵其辞甚习；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

简子使尹铎为晋阳，请曰：“以为茧丝乎？抑为保障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！”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无恤曰：“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”

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，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蓝台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不备难，难必至矣！”智伯曰：“难将由我。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？”对曰：“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弗备，曰‘不敢兴难’，无乃不可乎！螭、蚁、蜂、虿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！”弗听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晋国国卿智宣子想确定智瑶为继承人。族人智果说：“他不如智宵。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，只有一项短处。美发高大是长处，精于射箭驾车是长处，技艺精通是长处，能写善辩是长处，坚毅果敢是长处，然而却很仁厚。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凌驾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，谁能与他和睦相处？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，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。”智宣子置之不理，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氏家族，另立为辅氏。

晋国的另一个上卿赵简子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伯鲁，小的叫无恤。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，不知立哪个儿子好。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，分别交给两个儿子，嘱咐说：“好好记住！”过了三年，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。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；再问他的竹简，已丢失了。又问小儿子无恤，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练；追问竹简，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。于是，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能，便立他为继承人。

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其属邑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，临行前尹铎请示说：“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，还是作为未来的保障之地呢？”赵简子说：“作为保障。”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，减轻赋税。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：“一旦晋国发生动乱，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，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，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。”

等到智宣子去世，智襄子智瑶执掌晋国之政，与晋国另两位上卿韩康子、魏桓子在蓝台饮宴，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，又侮辱了他的家臣段规。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，就劝告智瑶说：“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，灾祸就一定会来了！”智瑶说：“他们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。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，谁还敢兴风作浪！”智国又说：“这话可不妥。《夏书》中说：‘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，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？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。’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，所以不会招致大祸。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得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，又不戒备，说‘不敢兴风作浪’，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！蚊子、蚂蚁、蜜蜂、蝎子，都能害人，何况是国君、国相呢！”智瑶毫不在意。

【原文】

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“智伯好利而愎，不与，将伐我，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

011

资治通鉴

前475-前256

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左庶长，卫鞅南门立木，揭开秦国变法的序幕，后历时20年，为秦成就帝业开辟了道路。

前356年

战国争雄 >

三晋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必请于他人；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”康子曰：“善。”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曰：“何故弗与？”桓子曰：“无故索地，故弗与。”任章曰：“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；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。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《周书》曰：‘将欲败之，必姑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’主不如与之，以骄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。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！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复与之万家之邑一。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赵氏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，又毙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！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”乃走晋阳。

【译文】

智瑶又向韩康子索要领地，韩康子想不给他。段规进言说：“智瑶贪财好利，又刚愎自用，如果不给，一定兴兵讨伐我们，不如姑且给他。他得到土地更加狂妄，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；别人不给，他必定向人动用武力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。”韩康子说：“好主意。”便派人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城邑，智瑶大喜。果然他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的要求，魏桓子想不给。宰相任章问：“为什么不给呢？”魏桓子说：“无缘无故来要地，所以不给。”任章说：“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，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恐惧；我们给智瑶土地，他一定会骄傲。他骄傲而轻敌，我们恐惧而互相团结。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，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。《周书》说：‘想要败坏他，姑且先帮他的忙；想要占有他，姑且先给他点儿甜头。’主人不如给他，来造成智伯的骄傲，然后才可选择交情深厚的人士，共同设法对付智伯。我们又何必单独作为智伯攻击的对象呢！”桓子说：“好极了。”也就给了智瑶一处有万家人口的城邑。

智伯又向赵襄子索求蔡与皋狼两处土地，赵襄子不给。智伯大怒，于是统帅韩、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。襄子准备出外避难，说：“我逃到哪里好呢？”随从的官员建议说：“长子县较近，且城郭坚固完好。”襄子说：“人民精疲力竭地去修固城郭，又要拼死命防守，有谁能与我同心合力呢！”随从的官员说：“邯郸仓储存粮充裕，适合前往。”襄子说：“所谓存粮充裕，无非由搜刮的民脂民膏而来，现在又让居民作战送死，有谁能与我同心协力呢！看来只有到晋阳去了，晋阳是先主的属地，尹铎宽厚爱民，人民必定团结和睦。”于是决定逃往晋阳。

【原文】

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。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参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絺疵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之兵以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人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“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？”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悛。絺疵请使于齐。

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智伯帅韩、魏而攻赵，赵亡，则韩、魏为之次

前343年

齐军用孙臆计谋再次大败魏军，杀死魏军主将、孙臆的同学庞涓。孙臆由此名声大起，著有《孙臆兵法》传世。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矣。”二子曰：“我心知其然也；恐事未遂而谋泄，则祸立至矣。”张孟谈曰：“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？”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氏之族，唯辅果在。

【译文】

三家军队包围了晋阳，并引水灌城，城墙淹到只剩六尺高。锅灶沉没水里，都生出了长脚蛤蟆，而人民毫无背叛的意思。智伯巡视水攻情形，当时魏桓子驾车居中，韩康子持矛居右。智伯对他们说：“我如今方知水可以灭亡他人的国家啊！”魏桓子用肘碰碰韩康子，韩康子轻踏魏桓子的脚，暗示他也可以利用汾河的水来灌安邑，绛河的水来灌平阳。绛疵对智伯说：“韩、魏二家一定要叛变。”智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绛疵说：“根据发生的事情可以推知。我们统率韩、魏的兵来攻打赵氏，赵氏亡，灾祸必波及韩、魏。现在约定战胜赵氏后，三家平分他们的土地，如今城墙被水淹没的还剩六尺，城中积粮用尽，拿人肉马肉维持生活，他们两人不但毫无喜悦的表情，而且面带忧戚的样子，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呢？”第二天，智伯把绛疵的话转告他们两位，他们解释道：“这个人专门讲别人的坏话，实在他才真是想替赵氏游说，使主人疑惑我们两家不忠，然后让你松懈攻打赵氏的斗志。要不然，我们哪里不愿意赶快平分赵氏的田产，反而去做些危险甚而毫无成功希望的事呢！”两人辞出后，绛疵进来说：“主人为什么把臣子的话告诉他们两个呢？”智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绛疵回答说：“臣刚才看他们对我仔细端详，且步伐匆促，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！”智伯不听劝告。绛疵为了避祸，请求出使齐国。

赵襄子派张孟谈暗中出城晋见韩康子、魏桓子二人，说：“臣听说唇亡则齿寒。现在智伯率领韩、魏的军队进攻赵氏，赵亡以后，韩、魏就是下一个目标了。”他们两人说：“我们心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，只是怕事情未成而计划泄露，那么杀身大祸便立即来到了。”张孟谈说：“计谋出于两家主人的口，入于为臣的耳，有什么害怕的呢！”两人乃暗中和张孟谈约定，并商量好起事的日期后，才把他送走。到了约定的日期，赵襄子乘夜派人杀死守堤的官员，决开河水倒灌智伯的军队。智伯的军队因救水淹乱成一团，韩、魏两家分别从两翼夹攻，赵襄子率领士卒作正面攻击，大败智伯的军队。他们杀掉智伯，完全灭绝了智氏的家族人等，惟有辅果得以幸免。

【原文】

三家分智氏之田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器。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刑人，挟匕首，入襄子宫中涂厕。襄子如厕心动，索之，获豫让。左右欲杀之，襄子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！吾谨避之耳。”乃舍之。豫让又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为之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邪？何乃自苦如此！求以报仇，不亦难乎？”豫让曰：“不可！既已委质为臣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吾所为者，极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。”襄子出，豫让伏于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；索之，得豫让，遂杀之。

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后。封伯鲁之子于代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；立其子浞为赵氏后。襄子卒，弟桓子逐浞而自立，一年卒。赵氏之人曰：“桓子立，非襄主意。”乃共杀其子，复迎浞而立之，是为献子。献子生籍，是为烈侯。魏斯者，魏桓子之孙也，是为文侯。韩康子生武子；武子生虔，是为景侯。

013

资治通鉴

前475—前256

魏国丞相公孙衍联合魏、楚、赵、韩、燕五国攻打秦国，以楚怀王为纵长。秦国奋起反击，于函谷关打败联军。

前318年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【译文】

赵、韩、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。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，作为饮具。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，就化装为罪人，怀揣着匕首，混到赵襄子的官室中打扫厕所。赵襄子上厕所时，忽然心动不安，便令人搜索，抓获了豫让。左右要将豫让杀死，赵襄子说：“智瑶已死无后人，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，真是一个义士！我小心躲避他好了。”于是释放了豫让。豫让又用漆涂身，使浑身生满癞疮，再吞下火炭，弄哑嗓音，在街市上乞讨，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。路上遇到朋友，朋友认出了他，为他垂泪道：“以你的才干，如果投靠赵家，一定会成为亲信，那时你就为所欲为，难道不容易吗？何必如此自我折磨？这样来图谋报仇，不是太难了吗！”豫让说：“要是已委身于赵家为臣，再去刺杀他，就是怀有二心。我现在这种做法，是极困难的。然而所以还要这样干下去，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赵襄子乘车出行，豫让潜伏在桥下。赵襄子到了桥前，马突然受惊，进行搜索，捕获豫让，于是将他杀死。

赵襄子因为父亲赵简子当年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，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，也不肯立为继承人。他封伯鲁的儿子于代国，称代成君，早死；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。赵襄子死后，弟弟赵桓子驱逐赵浣，自立为国君，继位一年也死了。赵家的族人们说：“赵桓子做国君，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。”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，再迎回赵浣，拥立为国君，这就是赵献子。赵献子生子名赵籍，就是赵烈侯。魏斯，是魏桓子的孙子，就是魏文侯。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，武子又生韩虔，就是韩景侯。

【原文】

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，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。四方贤士多归之。文侯与群臣饮酒，乐，而天雨，命驾将适野。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又雨，君将安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虞人期猎，虽乐，岂可无一会期哉！”乃往，身自罢之。

韩借师于魏以伐赵。文侯曰：“寡人与赵，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”赵借师于魏以伐韩，文侯应之亦然。二国皆怒而去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由是始大于三晋，诸侯莫能与之争。

使乐羊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击。文侯问于群臣曰：“我何如主？”皆曰：“仁君。”任座曰：“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？”文侯怒，任座趋出。次问翟璜，对曰：“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君仁则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”文侯悦，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

【译文】

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国师，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，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。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。魏文侯与群臣饮酒，奏乐，天下起了大雨，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。左右侍臣问：“今天饮酒正在兴头上，天又下着大雨，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？”魏文侯说：“我与虞人约好了今天去打猎，虽然这里很快乐，怎么可以无视一个约会呢！”于是亲身前去告知停猎。

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。魏文侯说：“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，不敢从命。”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，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。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。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，都前来朝拜魏国。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、赵、韩三国之首，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相争。

前312年.....

秦说客张仪以割商于之地六百里给楚为诱饵，劝楚怀王与齐绝交，怀王中计，挥师攻秦，败而割地言和。

战国争雄 >

三分晋 >

卷一◎周纪一

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，攻克其地，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。魏文侯问群臣：“我是什么样的君主？”大家都说：“您是仁德的君主！”任座说：“国君您得了中山国，不用来封您的弟弟，却封给自己的儿子，这算什么仁德君主！”魏文侯听了大怒，任座见状，快步离开。魏文侯又问翟璜，翟璜回答说：“您是仁德君主。”魏文侯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回答说：“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，他的臣子就敢直言。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，所以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。”魏文侯听了很高兴，派翟璜速召任座回来，并亲自下堂迎接他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
【原文】

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“钟声不比乎？左高。”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聋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

子击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伏谒。子方不为礼。子击怒，谓子方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失其国者，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；失其家者，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贫贱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！”子击乃谢之。

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尝有言曰：‘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’今所置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克曰：“君弗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，见翟璜。翟璜曰：“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克曰：“魏成。”翟璜忿然作色曰：“西河守吴起，臣所进也。君内以邲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无傅，臣进屈侯鲋。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？”李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克，克之对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，魏成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内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师之；子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魏成比也！”翟璜逡巡再拜曰：“璜，鄙人也，失对，愿卒为弟子。”

【译文】

魏文侯和田子方饮酒，文侯说：“钟声不太调和吗？是否左边的挂高了。”田子方笑了笑。文侯说：“为何发笑？”子方说：“臣听说，国君应当了解乐官的才不才，不必了解乐音的和不和。现在君上明辨乐音的和声，恐怕会疏忽乐官的才能啊。”文侯说：“你讲的对。”

子击外出，途中遇着田子方，便下车伏地谒见。子方不答礼。子击大怒，对子方说：“是富贵的应该向人骄傲呢，还是贫贱的应该向人骄傲呢？”子方说：“那当然是贫贱的才有资格对人骄傲，富贵的怎敢向别人骄傲呢？国君如果对人骄傲就失去他的家国，大夫对人骄傲就失去他的家邦。失去家国的，没听说还有人以国君来对待他的；失去家邦的，没听说还有人以家君来对待他的。而贫贱的士人，如言不被采用，行有所不合，穿上鞋子就走了，无论到哪里，还不是过贫贱生活吗！”子击听了，向他谢罪。

魏文侯对李克说：“先生曾经讲过：‘家贫就想到良妻，国乱就想到良相。’现在设置宰相，不是魏成就是翟璜，你看他们两位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地位卑下的不应当替尊贵的打算，感情疏远

015

资治通鉴

前475—前256